

风物咏

野菜有颗菩萨心

李镇

大地回春，万物复苏。
温柔细腻的风，越过苗顶山最后一道山梁，倾注而下，在辛安河畔逐渐放缓了脚步。它要和先期到达的细雨谋划一件大事。

细细绵绵的雨，习惯早起。接到季节指令后，一路风尘，早早来到辛安河畔安营扎寨。爱干净的秉性，总也改不了。稍微修整，小雨就开始忙活起来。先把天空仔细擦拭一番，再把空气认真过滤一次，接着把蛰伏了一个冬天的山、水、树、花、草，统统梳理一遍，最后才把鸟、鱼、虫挨个轻轻唤醒，告诉它们——春天来啦！

最乖巧听话的非田野里的各种野菜莫属。它们在田间、地头、河边，纷纷甩掉厚重的外套，换上轻快的新衣，在微风中支棱着脑袋，说说笑笑，打闹闹。它们生机勃勃地向人们挥动着绿色的小手，吸引着人们挎上篮子，带上工具，走出家门，奔向田野。

单调的田野，因野菜喷涌而出的绿意变得生机盎然，因纷至沓来的挖菜人而五彩缤纷。

母亲一辈子没有走出大山。她固守本分，把所有的光阴都奉献给了脚下的这片土地。如今，羸弱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她走到田野，亲自把野菜“娶”进家门。她虽然心有不甘，但却无力扭转岁月的沧桑。

我熟谙母亲对野菜的深情。最近几年，每到春天，挖野菜的活儿都由我来完成，我也乐此不疲。我已把挖野菜当成侍奉母亲庄重的不能缩减的仪式。我庆幸母亲还在，还有机会尽孝。

每当我把挖到的野菜送到母亲跟前时，她虔诚地像一个佛教徒，双手捧起一把野菜，凑近鼻翼，深吸一口，微闭双目，陶醉怡然。母亲开心地说：

“真香啊，还是那个味儿。”

择野菜是母亲的专利，她不让任何人染指。母亲择去野菜中的死叶、草梗，抖落浮尘，还忘不了一遍遍叮嘱我们：野菜有颗菩萨心，咱们不能忘了野菜的好！

怀旧的滤镜下，母亲常常会对人生的过往赋予更多的温情和回顾。她会盘腿坐在炕上，或是坐在蒲团上，将风干的记忆用泪水浸湿，不厌其烦地给我讲那过去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野菜。

那个年月，人们无暇顾及春暖花开的美好，也产生不出浪漫的情怀，最关心的是粮食和活着。他们会千方百计让孩子们不再忍饥挨饿。我对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的一句解说词记忆犹新，“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状态下，无所谓高端食材和低端食材之分，吃饱最重要。在物资不丰富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根本不会也没有条件讲究烹饪方式。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好饭孬饭，能吃饱就是好饭。”

朴实如泥土的母亲不会讲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但她读得懂野菜的思想，感恩野菜的大爱。

我对哥哥一直心存感激。他经历过缺少穿、糖精煮薯片的艰苦年代。小小的年龄他就辍学跟随父母上山下河劳作。正因为他和父母的付出，我才有机会多读书，有机会走出村庄，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孩提时，我曾跟在哥哥身后挖过野菜。他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清楚地辨别出野菜的品种和好坏。他能一口气叫出荠菜、马齿苋、灰菜、麦粒蒿、苦菜、蒲公英、山麻楂等二十多种野菜的名字，能区分出泽漆与马齿苋的不同。他说，泽漆有毒，不能吃。泽漆掰

断后，会有乳白色的液体渗出，不小心沾到皮肤上会奇痒难受。与小麦为伴的米蒿，长大后会长出米粒大小的黄花，黄花在春风中跳舞，很好看。米蒿的叶子能吃，根茎粗糙不能吃，但米蒿的叶子味道苦涩，必须焯水后才能食用。刺儿菜的叶子长得像蒲公英，不同的是叶片边带尖刺，拉人。

在诸多野菜中，我对刺儿菜一直抱有好奇，因为它治过我的病。小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我老爱流鼻血。一筹莫展的父亲终于讨到一剂偏方，每当出血时，他会从地里挖来刺儿菜，洗净后用石臼捣烂，取汁滴入我的鼻孔。几次下来竟神奇地不再流血了，并且再也没犯过。

从那时起我才知道，野菜不仅能吃，还能治病。

年纪稍长，我有机会看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浸润在浩瀚的草木海洋中，我又一次知道，野菜千姿百态，万种风情。人在草木间，草木护周全。

后来在书中发现，古人对野菜也倍加喜爱。关于野菜春蔬的诗句俯拾即是。“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邶风·谷风》）”是人们对“野菜之王”荠菜的赞美。“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芣苢（《小雅·车舝》）”是对白蒿的咏叹。美食家苏东坡把野菜当作人间“至味”，他开心地说：“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明代滑浩为灰菜赋诗“灰条复灰条，采采何辞劳”赞扬灰菜的好处。

我开始喜欢野菜，这种喜爱与日俱增。野菜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美味，还是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吃上一口野菜，我会想起蹉跎的岁月，会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泰山脚下沐春风

孙光

凌晨醒来，在极致的宁静中，感觉好似一缕微风带来了片刻骚动，窗外传来断断续续的窸窣声，仿佛有人靠近窗前，与我窃窃私语。我知道外面下雨了，就惬意地躺在床上，享受着初醒时的慵懒和朦胧，任思绪遐想、萦绕……我仿佛穿越千年，置身于诗人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梦幻意境之中。

清晨拉开窗帘，天已放晴。朝阳暖暖地洒过来，几只鸟儿在门前的小树上欢快地跳跃着、鸣叫着。它们是在向我传递春天的问候吗？此刻，我的心早已飞出蜗居，奔向远山、田野。

这里是市区南部新城的一隅——泰山南麓。过去的泰山屯、傅家村就坐落于山水环绕、草木葱郁的泰山脚下。如今，散落的农舍已消失在鳞次栉比的楼房和纵横的街道之中。村民们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成为新建社区的主人。

我穿行在傅家村原址上建起的富甲小区，临近小区中央，一座青砖黛瓦的古建筑群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旧时的傅家祠堂。古朴、凝重的古老建筑，犹如一块墨玉镶嵌在周边近似橘黄色的建筑之中。当初，小区的建设者可谓煞费苦心，不仅保留了这座百年的古祠

堂，还为了不影响光照、通风，在其周边没有建设高层建筑。祠堂东临傅家中学的操场，西边是一所幼儿园。

春天的傅家祠堂，鱼鳞般的屋顶和门前高耸冷峻的旗杆，在朝阳下披上了一抹金辉。院落里的辛夷树，开满了紫红色的花，溢出“春色满园关不住”的鲜活与灵动，院中北墙角那棵参天古楸树顶部的树杈间，被喜鹊筑有多个巢窝。也许，它们世代在此繁衍，始终是这里的守望者。喜鹊声声，好似在诉说着傅氏家族昔日诸多科举名人和商界巨贾辈出的鼎盛和辉煌。

幼儿园门前的情景吸引了我的目光，只见有的孩子与大人牵手而行，有的孩子在妈妈电动车的挡风帘后钻出来。他们穿着色彩艳丽的童装，宛如含苞待放的花儿在春风中摇曳。孩子们看到美女老师们笑盈盈地站在门口，不由得加快步伐，有的还小跑起来。老师一边迎上前去一边叮嘱：“别跑，路滑！”这一切亲切、感人，洋溢着祥和、温馨的气氛。

出了小区西行，路面上的雨水在阳光下闪着柔和的光斑。凝重沉稳的泰山、辽阔寂静的田野，仿佛一幅绚丽的山水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我近乎呆滞的身体的各个器官好似瞬间被激

活、忙碌起来。我贪婪地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侧耳聆听着山峦林间各种鸟儿欢快的啁啾，扑鼻而来的是田野花草的馨香。

沿着泥泞的小路前行，远远地看见了那片久违的杏树林。春雨的滋润，催得满树繁华，杏花烂漫，远看似雪，近看似胭，迷了春鸟，醉了行人。杏树下不远处，一位瘦高的老汉正在挥镰刨地，脚下湿润的泥土翻起了深褐色的浪花。记得去年秋天曾在集市与他邂逅，他面前摆放着一些地瓜和大葱。我凑过去和他搭讪道：“时常看你在地里忙活。”他回答说：“我也是。”意思是也经常看到我。我问：“地瓜怎么卖？”他答：“一元钱一斤。”我诧异道：“这么便宜！”他微微一笑：“自己种的，没啥。”寥寥数语，尽显老人的质朴和憨厚。我挑了一些小的地瓜，准备带回家用微波炉烤着吃。甜香可口的烤地瓜是我的最爱。

和煦的春风拂面而来，极目望去，地里栽种的樱桃树、苹果树、桃树已是绿意浓浓、含苞待放。不久后就会竞相开放，把春天的泰山装点得更加姹紫嫣红。

徜徉在泰山脚下，目光静远，领略着无限春光，感悟着万物和谐，感觉天地间充满着朴素的美丽和真实的幸福。

诗歌港

岸边

邓兆文

不用刻意去寻找，它就在你目光所及的地方
最初，我的眼里
只有家乡的一条小河
水浅、鱼小、河流很短
渐渐地，我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从上学到工作，由乡村到城市
一路走来
我的岸边不仅有废船
也有鲜花、水草和贝壳
现在，我的世界越来越像
我所喜欢的样子
人民安居乐业，所有的有情人
终成眷属
背靠着祖国这棵大树
我们一边劳作，一边欣赏沿岸的风景
特别满足

海之恋

林雪洁

在海滩漫步徜徉
闹市喧嚣远远抛却
身后拓下一串脚印
如同往事的删节

大海是一部史诗
恢宏又婉约
澎湃且壮阔
需要深读方能领略

潮水为我足疗
海风为我按摩
大海为我疗伤
让我心情愉悦

海鸥甚是好客
为我起舞 为我献歌
与之互动 温暖和谐
自成一抹景色

道法自然 返璞归真
此情此景 缱绻难舍
浮想联翩 神游八极
物我两忘 亦如庄周梦蝶

大海的吻

白晓光

大海的吻
收留你的情思、哀愁、沉默
把你所有的不开心与忧伤融入海水
一起揉碎

大海的吻
让你感知人类的渺小与崇高
坐在箭一样的快艇上
感受着自己内心的狂热

大海像一位充满朝气的少女
海风是她的呼吸，海浪是她的心跳
如果喜欢她的样子
就拉起春天的手，感受大海的吻